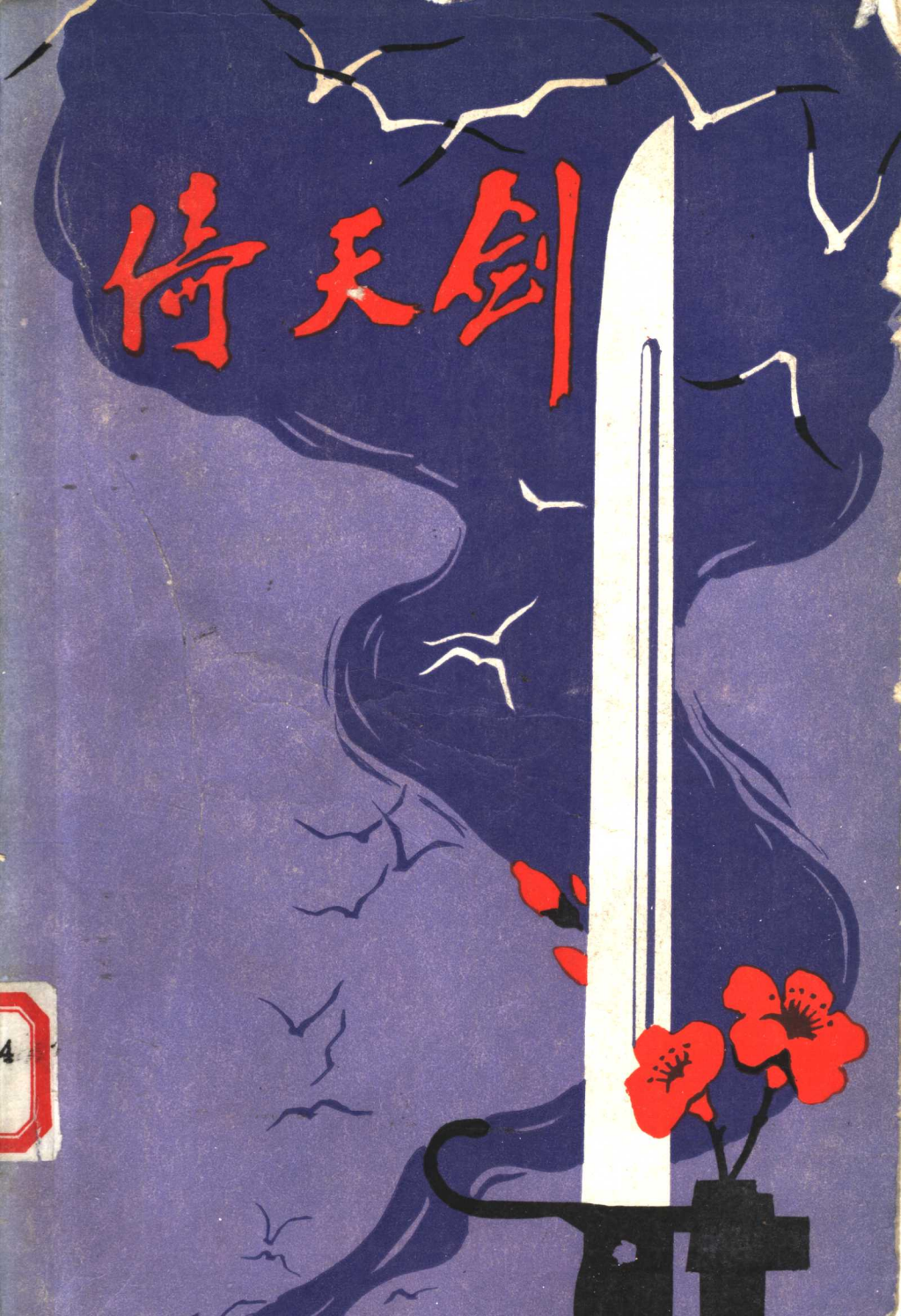


倚天劍



倚天劍

浙江民兵斗争故事选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克炳
封面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李 立
插 图 王大保
韩 阳
李 立

倚 天 剑

浙江民兵斗争故事选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58,000

1980年12月第 1 版

1980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5,000

统一书号：11103·45

定 价：1.24 元

為 浙江民兵斗争史 題詞

折巢戰牢血宵首潮
轉賊奮意碧雲回江
臨搗齊情濺冲堪湧
局浙有依木魂年英
戰入并相草忠當群
度番民水川士念首
幾數兵魚山烈憶喜

粟裕

一九八〇年六月

前 言

浙江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工人、渔民、盐民的武装暴动就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他们拿起长矛、大刀、土枪、扁担，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积极支援红军作战。在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锄奸队、大刀队、老虎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他们紧密配合新四军、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省民兵积极参军参战，筹粮食，送弹药，救伤员，抓敌特，为迎接我大军南下、解放浙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解放后，广大民兵更是满怀翻身的喜悦，在剿匪反霸、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大显身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紧密地配合人民解放军，日夜守卫在城市乡村、交通要道、海岛港口、高山哨所，多次歼灭偷渡和空降的武装特务，筑成了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省民兵挺身而出，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民兵建设、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浙江民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群众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宣传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激发广大民兵建设四化和保卫四化的革命热情，我们从广泛地搜集到的浙江民兵斗争史料中，选出比较典型、生动的事例，组织人员进行采访、编写，写成了四百多篇民兵斗争故事。在写作时，我们注重史实，并且努力艺术地表达真实。这批故事的一部分将分集出版。第一集是《倚天剑》，第二集是《斩妖刀》，意在比喻广大民兵在革命斗争中除妖魔、开新宇的英雄气概和重大作用。

在搜集和编写这批民兵斗争故事的过程中，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同志给了我们关怀和支持，并且题了词；全省各级党组织以及许多老干部、老民兵、老游击队员也给了我们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当火把燃烧起来的时候	刘克英 邵凡户 朱德金 (1)
锁“蟒”记	杜文和 (31)
春风吹又生	高国富 (49)
淬炼成钢	萧耘春 马培骥 (75)
龙泉剑	刘继曾 俞建华 (84)
“石楼”战	刘宗鹤 张文艺 (101)
老虎队	周 平 张志坚 (118)
岷南烽火	陆先坤 (134)
许岙围困战	车广荫 吴胜长 林国新 (146)
深山苦斗	仇荷生 臧宏柏 (166)
筹粮	许胤丰 (177)
智袭湖头庙	章祝巨 (190)
奋斩地头蛇	陈康瑾 (206)
洪嫂	薛普俊 张明江 (231)
特号新闻的真相	于振尧 (240)
铜盘岛	张展平 (257)
晓坑岭伏击战	尤启文 (275)
夜探南韭山	戚昱谱 (285)
支前浪花	庄世恒 林炳华 陈似娟 (297)

少将特务落网记	毛作元 (311)
虎山行	胡 彬 吴钟文 (327)
灵江壮歌	蔡庆生 (347)
顺手牵“狼”	罗启发 (363)
“七星会”覆灭记	邢新华 (371)
追踪	苏炳生 (384)
雁荡山麓歼“黑虎”	刘瑞坤 张永存 (392)
小钩船上的殊死搏斗	叶 象 (406)
“一〇四”案件	项冰如 淳学民 (416)
南排山海战	张 鸥 顾国璞 (434)
风波	周 策 王华震 傅聿河 (443)
海浪花	邵钧林 洞 武 (457)
战“炮墩”	舒良姪 (477)

当火把燃烧起来的时候

刘克英 邵凡户 朱德金

—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三门县亭旁街，似乎想吞噬一切。可是，从街头一个小酒楼的窗户里，却透出摇曳的灯光，在黑夜中顽强地抗争着，闪耀着。是店主人在做夜活吧？不！这里正聚集着中国共产党宁海县南乡的负责人，他们正在举行一次秘密的、十分重要的会议。

八、九个同志围坐在油腻腻的八仙桌旁，神情严肃而专注地倾听着一个穿淡灰色长衫、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在讲话。这年轻人的声音尽管那样低，但仍然是带有鼓动性的：

“我提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离开‘四一二’事件已经一年了。我们的伤口已经愈合，我们的力量已经重新壮大起来，革命已经从低潮转向高潮。确切一点地说，夺取全国政权的日子已经不会很遥远了。我们的同志如果不认识革命形势的这一重大转折，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讲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点燃了一根烟，俨然以权威的口吻继续说道：“亭旁地处宁（宁海）临（临海）两县，东濒三门湾，西枕天台山，反动政府鞭长莫及。一九二六年党就

选中了这块革命苗圃，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建立了许多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培养了大批干部。群众也日益觉醒。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亭旁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近日即可进入准备阶段。同志们以为怎么样？”说罢，他摊开了两手，象是老师在征询学生的意见。他就是台州中学的美术教师管荣德。然而当美术教师只不过是他的公开职业，在党内却担负着浙江省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省委这次派他来亭旁的使命是：根据客观情况，选择和决定起义时机。刚才的一番话表明他对这个重大问题已经作出了抉择。

“嘭”的一声，一个拳头重重地打在八仙桌上，把桌上的红蜡烛震倒在桌角。“我赞成马上起义，队伍拉起来后，先在我父亲身上开刀。”说话的是亭旁小学校长叶信庄。他圆脸盘，圆眼睛，年纪大约二十左右，显得稚气未脱。别看他虎里虎气的，肚里的学问可不少呢！

“哦！我们的小叶要大义灭亲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在座的谁都知道，信庄的父亲是邵家乡的大土豪，对这个反动老子，信庄早就恨得牙痒痒的，这次打定主意要好好地革他的命。

这时，一直保持缄默的亭旁区委书记包定开口了：“大义灭亲是好的，只不过没到时候！”他说话的音量不大，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愣了一下，纷纷把眼光集中在他身上。只有管荣德眯细着眼睛，欣赏着从自己嘴里喷出来的淡淡的烟雾。

包定撩了撩衣袂，似乎想站起来，但又坐了下去。他剪着平头，略显长形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严肃庄重的神态，宽阔的额角和额上的细纹显示着智慧和成熟，最富有特征的是那张嘴，那张常常带着嘲讽意味的嘴。这种嘲讽经常使敌人颤栗，使同志得到欣慰。现在人们又看到这种嘲讽的神情浮上了他的嘴

角：“我小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但又羡慕街坊的那些小肉团儿。有一次我问娘：‘娘，有啥胖药没有？吃了好让我也胖一点。’我娘打了我一记，说：‘一口吃不成胖子，一巴掌才能够打出个胖子来。’”

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包定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还是我娘说得有理，巴掌确实能打出胖子来，可那要付出代价——鼻青脸肿，痛啊！”

大家笑得更痛快了。

“别笑了！”管荣德露出了明显的恼意，“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包定同志，你有意见不妨谈谈吧。”

“我的意见刚才都谈了。一口能吃成一个胖子固然是好事，只是难以办到啊！就拿刚才你的那番话来说吧，不知该说不该说，我总感到有那么一点急。”

管荣德嗓子眼里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

“一个人大病初愈，需要的是将养，而不是重担。革命也一样，失败后需要的是恢复，而不是蛮干。我们住在海边的人都知道，从低潮到高潮之间总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候。”

“哦，包书记的意思我明白了，失败了就不能再动了，就得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管荣德带点揶揄地说。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包定申明说，“这个恢复时期不是说躺着不动，而是要积极作好准备，争取革命高潮的到来。”

“我看，最好的准备就是举行武装暴动。马克思说过：暴力革命是新政权的助产婆么。”

“这个我明白。我只是不赞成马上举行亭旁起义，因为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说着，包定站了起来：“我们地区党组织的建立还不到一年，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支部，但没有经过

实际斗争的考验，干部也参差不齐，有部分农民协会还未正式投入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农民中还没有着手组织武装力量。没有攥成的拳头，揍不痛敌人啊！”他的分析显然是中肯的，大部分同志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管荣德掐灭了烟蒂，在小楼上来回踱着，显得有点烦躁，简直可以说有点恼火了。一个区委书记竟敢顶撞省里来的委员，至少是组织观念不强嘛！不过他还是有修养的，何必同下级计较这些呢。他雍容大度地说：“包定同志，也许你说得对，条件还未成熟。但坐着等，就能成熟了？”

“条件没有成熟当然可以创造，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包定有点执拗地说。

这时，区委宣传委员任畴从本职工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说我们坐着等，那也不客观。这个时期来，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只不过工作做得还不够充分。比如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强烈的，他们想早一点获得它，可是对怎样获得它的途径却缺乏认识。因此，还要进行一番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

任畴所说的准备工作，管荣德是缺乏了解的。因为在他来到亭旁的前一年，包定为了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促成起义条件的早日成熟，已经组织了“壁虎社”，办起了平民夜校、亭乡学会，宣传党的宗旨大义。还在各乡以“狮狂会”、“车灯会”的名义，立起“棒坛”，舞枪弄棒，训练农民群众。只待春雷震响，就可际会风云。

管荣德见自己的意见有遭到否决的可能，赶忙提高嗓音说：“看起来，我党自从去年开始清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来，右倾思想在上层已经基本肃清，可是在基层还有些市场啊。同志们刚才反映出来的情绪，就是右的倾向。我给同志

们吹个风，由于右倾给党造成的危害太大了，今后一个时期党内斗争的重点仍是反右。在这一斗争中，希望同志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他把话打住，迅速地扫了大家一眼，看看他的话是否起到了慑服人的作用。

“我们想听听省委的正式意见。”包定说。

“省委的意见是要我来这里决定起义的合适时机。”

“我同意省委的意见，选择合适的时机。”包定故意把“选择”和“合适”两个词说得特别重。

“包定同志，你不要咬文嚼字……”管荣德的话只讲了一半，楼梯头响起了脚步声。来人是南溪乡地下交通员老梅。

老梅喘息未定，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意外的事件：

原来，南溪乡的大土豪梅长恕在昨天清明节办了几桌酒席，宴请亲友，在被邀的人中，有个远房侄子叫梅其慎，他因受地下党员梅其斌、梅其广两兄弟的影响，曾揭露过梅长恕侵吞公田、鱼肉乡民的一些黑幕。梅长恕把他恨入了骨髓，早想给收拾掉，可一直找不到机会。这次借吃“清明酒”为名，终于把他圈定在桌边。席间，梅长恕挤出几点眼泪，诉说自己的苦衷。言下之意不外乎是：自己怎样想为乡邻亲友们办点事，可是有人总是要戳他的蹩脚，外人犹可，只是家贼难防。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梅其慎情知中了“鸿门宴”之计，假装起身吃茶。等他走到厨房边门，梅长恕举起手枪“砰砰”就是两枪。其慎左臂负伤，跳窗从后菜园逃了出来。当晚，农民协会群情激愤。一百多名会员在其斌、其广的带领下，把梅长恕那幢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听到这里，包定霍地站了起来，两眼射出灼人的光芒，问道：“现在梅长恕有什么反应？”

“据说他派出了一个家丁，估计是到中门去找梅家族长梅

茂星。”老梅回答道。

“没有请示区委，就擅自行动，太不象话了。”包定确实被这猝不及防的事件激恼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一着不慎，将要引起全局大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不同意包定同志的看法！”管荣德带着明显的得意说，“我们刚才的讨论有结果了，群众开始发言了。我再次提议，以南溪事件为契机，迅速举起武装暴动的大旗。”

“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我要求大家同意我到南溪去一趟。”包定说。

包括管荣德在内，大家都同意了包定的要求。

二

等到包定他们赶到南溪，已是第二天黎明了。

早炊的轻烟和晨雾交织成一幕巨大的轻纱，笼罩着全村，偶尔还传出了东邻西舍的零落的鸡啼声。村庄显得比往常宁静，只是村口的桥头、墙弄的拐角都站着肩背火药枪、手持梭镖的人，这一切和这宁静的早晨多么不协调啊！

除了这些扼守交通要道的哨兵外，几乎所有的农民协会会员都埋伏在梅长恕家的周围，而且这种箍桶式的包围已接近一天一夜了。坐落在村中高坪上的梅家大院，犹如一座孤岛，四面都被汹涌的海潮裹胁着。它的堂屋门石阶下就是梅其斌、梅其广兄弟俩住着的两幢房子，现在作为农民协会的临时指挥所，梅长恕的正面出路已被堵死；东西两侧的民房里埋伏着一百多名武装的农会会员；只留下厨房后的一块菜园是唯一的退路，但这决非一条坦途，而是一个麻袋口，留下它，意在引蛇出洞。从总的形势来看，梅长恕已成了瓮中之鳖。但是这个老奸

巨猾的家伙，是不甘心束手就擒的。他依仗自己地势高，墙壁坚固，手下还有三十多个枪手、三十多条快枪，不但防守有余，而且突围也是办得到的。可他经过深思以后，决定固守待援。一夜之间，他家所有的窗户都封上泥石，只留下一个个枪眼。

使人感到纳闷的是：包围的时间那么久了，为什么双方至今不发一枪一弹呢？这里有个缘故。在要不要打第一枪的问题上，我方考虑到，一则还得请示区委，等候上级的命令再行定夺；二则敌人地形有利，武器精良，硬攻恐怕一时难克。因此就决定先围住他，诱敌出洞，再歼灭他。可梅长恕也不会轻易上这个当的，尽管他有力量突围，他也不干。因为一突围，身家性命就难保无虞。何况他已派人向族长求援，只待援兵到来，就可以里应外合，来一个反包围。

由于这种种原因，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但是空气越来越紧张。整个村庄象一个大火药桶，如果溅上一星火花，立即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正是在这个火候上，包定一脚踏进了农会临时指挥部。

“啊！点火的人到了！”梅其斌正和几个会员在擦枪，见包定来了，连忙搓了搓满是油污的手，兴奋地说。

包定把刚才赶路时脱下的蓝竹布长衫掣在椅背上，异常简短地说：“不，我是来泼水的！”

“泼水？我们把干柴都堆好了。这……”梅其斌迷惑不解地瞪大了眼睛。

“有柴还怕没处烧。现在暂时不烧，是为了让柴继续晒晒干，将来可以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包书记的幽默是人所共知的，尽管梅其斌有那么一点不愿意，可也受了感染，不知所以地“嘿嘿”笑了两声。

“你先不要笑，我还要批评你呢！不经上级同意就行动起来，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也是没有办法，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群情激愤哪！”梅其斌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后生撅着嘴，嘟哝道。

“你还有理哩！”包定把口气变得和缓了些：“好吧，先不说这些了，谈谈你们包围的目的是什么？”

“捉住梅长恕，要他公开认罪，并把二百担公田交出来，作为我们农会活动和办学的经费。”

“他不肯让你捉，怎么办？”

“他家没有水井，我们就包围他个七日八夜，捉不住，困也得困死他。”

“要是他搬来援兵，来个反包围那又怎么办？”

“我们就撤啊！”

“撤，固然可以，但你想过没有，这会引起敌人的注目，反动势力很快会纠集在一起对付我们。我们很可能在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提前起义。你说这有多糟！”包定耐心而又严肃地说。

“这……这一层我们没有想到。”梅其斌啜嚅着说，“那……那请求区委对我和其广作出严肃处理。”

包定把手一摆说：“先别忙提这个。你说下一步该咋办？”

“我们就撤！”

“半路下轿，岂非让敌人笑话？”

“那怎么办？”

“派人送信，就说我要跟梅长恕谈判！”

过了一会，派进去的人出来报告说：梅长恕一口拒绝谈判。包定咬了咬牙，命令把包围圈拉得更紧一些。

包围到第四天清晨，梅家大院开始乱起来了。首先是水缸里的水吃光了，接着连过年时浸年糕的脏水也喝净了，不要说少爷小姐们嗓子眼里直冒烟，就是那批枪手也熬不住了，直嚷嚷要求突围。如果援兵未到就突围，岂不是要鸡飞蛋打，这并非梅长恕所愿啊！他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谈判。

谈判的地点定在梅长恕家。包定带着梅其广及随来的亭旁小学鲍善先生，一起去谈判。

梅长恕穿着长袍马褂，和大前夜留宿他家的小坑绅士姚相一起迎出中门，斯斯文文地拱了拱手说：“敝村闹事，惊动包先生，实在抱歉。”

“梅先生火气过大，烧到自己身上，恐怕想不到吧？”包定不客气地刺了他一句。

说话间，双方到正厅坐下。

梅长恕欠了欠身子说：“前日清明请酒，我也是一番好意。谁知其慎席间顶撞，我一怒之下就……”

“哦，一怒之下就开了枪，是吧？”包定说。

“哪里哪里。其慎虽非我家至亲，也是我近亲侄辈，岂有杀害之理。本意无非是教训教训而已。”

梅其广听到这里，忍无可忍地吼道：“亏你说得出！用手枪教训人，让我也来教训教训你，怎么样？”说着就从腰间抽出一支土手枪，把枪口对准了梅长恕。

梅长恕顿时吓得脸色煞白，眼睛直盯盯地瞅着包定，说：

“这是怎么讲？这是怎么讲？”

包定笑笑说：“请放心，岂有杀害之理，本意也无非是开玩笑而已。”边说边示意其广把枪收起来。

这时鲍善先生插嘴问道：“请问梅先生，其慎兄负伤，当作何处置？”